

冀东根据地首任公安局长
黎耘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长城忠魂

于效英 编著

群众出版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长城忠魂

冀东根据地首任公安局长
黎耘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于效英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城忠魂：冀东根据地首任公安局长黎耘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于效英编著. — 北京：群众出版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53-0505-4

I. ①长… II. ①于… III. ①黎耘 (1912 ~ 1946) —
纪念文集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1483 号

书 名：长城忠魂：冀东根据地首任公安局长

黎耘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编 著 者：于效英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2 月第 1 次

印 张：12.5 印张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16

字 数：10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53-0505-4

定 价：26.00 元

网 址：www.qzCBS.com

电子邮箱：exiaoxiaohong@hotmail.com

营销中心电话（批销）：86-10-83903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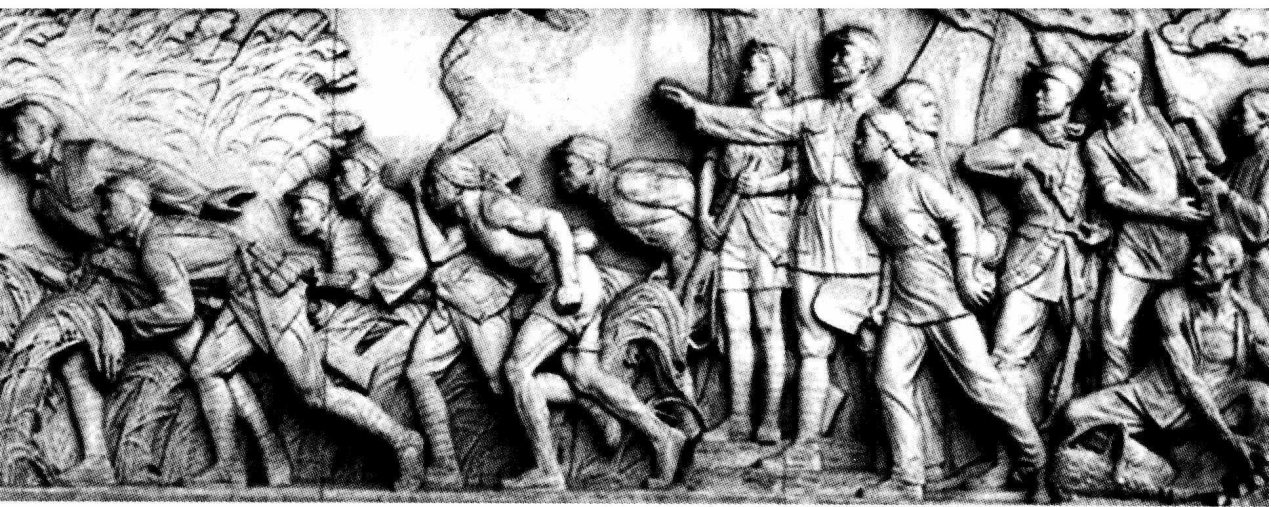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邮购）：86-10-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86-10-83903257

文艺分社电话：86-10-8390173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本书纪念

“冀东人民的忠诚保卫者、冀东根据地公安工作的
创始人” 和优秀领导者黎耘烈士短暂而光荣的一生



黎耘烈士像

(摄于 1945 年)

目 录

- 1 永远的怀念(代序)
- 26 花山村
- 30 黎耘烈士
- 34 打击“北特警”取缔反动会道门
- 39 论锄奸/黎耘
- 41 破获日本女特务单金英一案
- 44 抗日战争时期兴隆县的“无人区”
- 48 驴叫村
- 56 从纪念周文彬烈士的一首词说起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
- 62 附录：冀东情报战线真正的红色特工英雄——史拓
- 64 关于杨家铺战斗
——李东冶同志回忆(摘编)
- 66 从我的名字说起那永久的怀念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 74 长城忠魂
——纪念父亲诞辰九十周年
- 87 黎耘(1912—1946)
- 92 《晋察冀日报》关于黎耘病逝的报道
- 94 《冀东日报》关于黎耘追悼会的报道及祭文
- 100 悼黎耘同志/张明远
- 104 在追悼黎耘同志大会上李楚离同志讲话全文
- 108 回忆黎耘同志/程平
- 112 李东冶回忆黎耘
- 117 记晋察冀公安总局侦察科长黎耘/刘仙峰
- 120 黎耘同志在玉田/方飞
- 122 冀东全区开展反奸、清算、控诉、复仇的斗争
- 125 方飞同志的回忆

- 133 主持侦破清东陵盗掘案
- 136 深藏在爷爷心中的美丽童话
- 137 常甸村
- 139 常甸村村民对黎耘同志最后那段日子的回忆
- 144 特殊战线的斗争
- 145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唐山的情报工作 (摘录) / 蒋志岐
- 147 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公安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摘录) / 李东冶
- 150 解放战争时期冀东公安保卫工作回忆 (摘录) / 李一夫
- 153 英灵长在 名留冀东 —— 记黎耘烈士
/ 唐山市公安局 刘希久 尹希和
- 157 峥嵘岁月 何惧风流 (摘录) / 唐山市公安局 蔡连起
- 159 黎耘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片段
- 161 我的妈妈
- 164 儿子心中的好妈妈
- 170 发动重回祖国运动 (代论) / 黎耘
- 173 关于公安局的建立和公布保障人权与处理特刑人犯的规定 / 黎耘
- 176 关于公安局工作的决定
- 178 锄奸与统战的关系 / 周文彬
- 180 抗战时期公安局及上级机关的建制与发展 (摘编)
- 182 附录一：姚依林回忆张国坚大搞“王八蛋席”
- 183 附录二：天津市公安局部分老同志回忆张国坚设的“王八蛋席”
- 184 附录三：晋察冀公安总局的变迁
- 186 附录四：大直沽河上的浮尸 / 云

永远的怀念（代序）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五日是我爸爸黎耘烈士百年诞辰纪念日（他于民国元年农历二月二十八，即公历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生）。

爸爸病逝的时候，我只有三个多月大，没有机会叫他“爸爸”，也没有机会感知和享受他的父爱。但是，我一生都有着深厚的“爸爸情结”，一生都在怀念他，一生都以他为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爸爸的怀念之情越来越强烈。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努力，希望能够为爸爸出版一本传记来纪念他，但看来这个愿望是很难实现了。主要是因为事情都太过久远，而我着手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又太晚了一些，因此我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太少了，太不全面了，而且有一些不准确和有疑问的地方。

直到今天，我能找到的也只是爸爸短暂一生的一个大概轮廓，并且主要是他参加革命后有资料可查的那些经历。况且仅就这段经历而言，其中也还有很多细节不清楚、不确切，更还有一些问题找不到答案。而他参加革命活动之前的青少年时期、在天津求学时期的情况以及如何接受党的主张投笔从戎参加张北抗日同盟军，如何在同盟军失败以后潜回平津继续从事秘密抗日救亡活动等，这些情节更是无从查起。关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我只是听说他虽然家境富有，并且是家里的唯一男丁，但是他从小（十三岁）就离开了家，到天津一边学徒做工一边上学，并不追求坐享其成。我曾到过天津档案馆，但都没有找到我所需要的资料。所以，按目前的情况看，不仅我手里的这些资料不足以写成一本他的传记，而且那些不准确、有疑问的地方也不能写到传记里。

现在，我想只能是把这些已经找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然后编辑出版一本书，来纪念他的百年诞辰了。

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也都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有些还是一波三折，确实很不容易得来。

记得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夏天，我在巴基斯坦工作，唐山市公安局的刘希久和尹希和两位同志给我写信，说是中央党史研究室要为烈士立传，他们负责为我爸爸整理资料，希望我能够提供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这件事情。

其实，我手上也只有我爷爷生前特意给我留下的，他用毛笔小楷抄写的一份《冀东日报》关于我爸爸追悼会的报道（报道全文详见本书第94页；我爷爷的手抄《冀东日报》复印件详见本书第90—99页）。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资料了。因为是在国外工作，那份手抄的《冀东日报》没有在身边，我也就只能根据我能记得的这份资料的内容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我爸爸参加革命后的简单经历，发给了唐山市公安局的同志。大概过了好几年都没有什么消息，这件事就放下了，我也没有再过问。

直到一九九〇年，组织上又派我到驻英国使馆商务处工作，要去两年才能回来休假。因此，利用去英国之前的短暂休息时间，我特意找到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写组询问这件事。结果他们告诉我，现在《革命烈士传》已经进入编辑出版阶段了，但是并没有收到我爸爸的资料，让我找河北省党史研究室问问看。我打电话给河北省党史研究室，他们告诉我，地方上没有材料报给他们。根据这个情况，烈士传编写组的同志说，如果再从头找地方党史研究室编写，然后上报到省里，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建议我直接找这套《革命烈士传》的总编辑温济泽¹同志谈谈情况，看他还有什么办法。

温济泽老同志也是老延安了，曾是延安陕北公学教员，中央宣传部干事，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任主任。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问给我三天时间能不能赶写出一份关于我爸爸的稿件，并且所写内容既要真实，又要有可读性，写完后直接交给他。我当天晚上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把我赶写的稿件交给了温老。几天后，温老告诉我，已经把稿件排进那套《革命烈士传》了，基本上没有改动。

这篇稿件也就是我这次编进本书中的《黎耘》那篇文章（详见本书第87页）。这套由李维汉同志倡导、陈云同志题写书名、李先念同志撰写序言的十卷本《革命烈士传》丛书历时七年，直到一九九一年七月五

¹ 温济泽，原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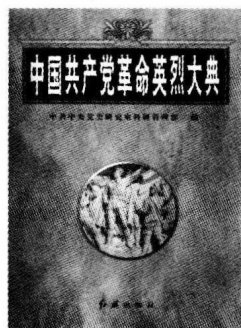
日，终于在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得以全部出版发行。这篇纪念文章《黎耘》登载在第八集。这一集记有解放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牺牲的七十八名烈士的传略（详见《革命烈士传》第八集第213—2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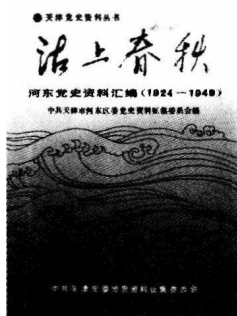
一晃十来年就过去了，到了二〇〇〇年。那时，我刚从南非工作了近八年后调回国内不久。一天，迁西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尹玉录同志¹告诉我，明年（二〇〇一年）为了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要出版一套《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问我是不是写了稿件。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情！我一问才知道，这一次要求由各地基层县一级党史研究部门逐级上报本地区的烈士资料。我又找到了河北省党史研究室。他们了解情况后告诉我说，我爸爸十三岁（一九二五年）就离开了老家（河北沧县，现在叫黄骅市），直到他牺牲前就很少回去过（我听说他去延安之前也曾经回过老家一两次，但是每次都只是到家一两天，看了看就走了。从延安出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十几年间甚至没有与家人通过信），况且他又是牺牲在外地，牺牲时使用的又是化名。因此，当地（黄骅市）的党史部门根本就没有我爸爸的任何资料。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让我不要着急，他们将尽快写一份材料补报上去。但是，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组织这套《大典》的编辑同志希望我自己也写一篇文章，要内容丰富些，要有可读性。我还是根据那份《冀东日报》的内容写好了《黎耘烈士传略》交了上去，结果赶上了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之前这套《英烈大典》的出版发行。我爸爸的传略排在这套大典的“河北省沧州篇”（详见《中国共产

¹ 尹玉录，迁西县党史办副主任。



《黎耘》原登载在丛书的第八集，这一集记有解放战争初期，从1945年9月到1947年12月牺牲的78名烈士的传略（详见《革命烈士传》第八集第213—216页）





党革命英烈大典》上卷，第105—106页）。

根据天津党史研究室的提示，我找到了天津市河东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写的《沽上春秋》一书。那本书里面提到我爸爸一九三五年出任天津河东区委书记。这和后面提到的那本关于李铁夫烈士的书中有我爸爸的内容相呼应（详见天津党史资料丛书，河东党史资料汇编《沽上春秋》第9—10页），但是这和《冀东日报》上刊登的我爸爸的履历不相符，因为按《冀东日报》公布的履历，我爸爸一九三六年一月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会在一九三五年就做了区委书记。由于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活动都是单线联系，就算是认识的熟人，甚至是同志，有时也并不清楚对方的真正任务。所以，在革命胜利后的回忆录中会出现偏差也是难免的。但是书中介绍的那些公开的我爸爸用以掩护身份的教师职业还是可信的，因为即使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已经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却是事实。当然，这个问题至今我还找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我曾设法找到一份我爸爸写的自传，因为有了他亲自写的自传，这些问题自然也就清楚了。但是，至今我也无法找到他的这份资料。

从南非调回国内后，有两年工作上比较空闲，于是我开始到国家图书馆以及书市的旧书摊等处收集过去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特别是天津、北京、河北等地的革命回忆录，因为我相信，是星星就一定会发出光亮！就算是陨落的星星，也会在天空留下道道光痕！

还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从国家图书馆找到了那本纪念李铁夫烈士的小册子《不屈的战士——纪念李铁夫同志》（编著者注一），里面有一篇戴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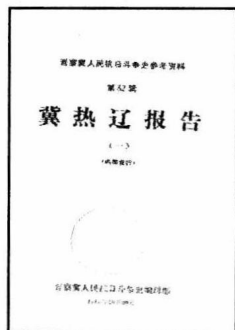
毅同志写的回忆录，其中就提到了我爸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天津的一些地下革命活动情况（详见该书第24—30页，摘录详见本书第159页）。

我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上找到一本《冀热辽报告》第三十二辑。里面记录了冀东地委书记（后来的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烈士一九四三年初写给晋察冀中央分局的补充报告，其中专门写有一部分内容来充分肯定我爸爸在一九四二年秋到了冀东根据地后短短几个月的工作成绩（详见该资料第100—102页，报告摘录详见本书第178—179页）。

我还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晋察冀日报》上刊登的我爸爸病逝的报道（详见本书第92页以及书内影印件）。这些都是我渴望找到的资料，也都是令我非常激动和非常有成就感的收获！

那几年我还经常利用互联网发表我写的纪念文章。例如，二〇〇二年为了纪念我爸爸诞辰九十周年，我写了《长城忠魂》那篇纪念文章，发表在“抗日英烈纪念馆”以及“民族魂”网站上。这次我也把这篇文章收入这本书中（详见本书第74页），而且这次还用了那篇纪念文章的题目“长城忠魂”作为本书的书名。那一年，我还把手头上所有已经收集到的资料整理编印了一本小册子，来纪念他诞辰九十周年，那时也是用的“长城忠魂”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那本小册子的书名。

二〇〇五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在“唐山党史”网站上发表了《从我的名字说起那永久的怀念——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这次我也把这篇纪念文章收进了本书中（详见第66页），在互联网上搜索“唐山党史”（“历史回放”栏目）即



小册子的封面是黎耘烈士的孙子于耘华设计，并由他完成了编排印刷等工作

可找到这篇文章。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确实有过一些困惑。

例如，在《冀东日报》刊登的我爸爸的简历上提到他到延安上抗大，进中央党校后又从马列学院毕业，毕业后到安吴堡青训班任“生活科长”。

我查阅了很多有关安吴堡青训班的回忆录和资料，却没有找到我爸爸的名字，在安吴堡青训班的组织序列里也没有找到“生活科”这个机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午老同志。当时，他在北京的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的南楼养病。他当年是安吴堡青训班生活指导处的人事科长。我把我爸爸的照片和相关资料给他看。他先看了有关我爸爸的那些资料，又仔细地端详了一阵子我爸爸的照片，说：“这是李耘心同志，是比较早的一批由中央党校抽调来安吴堡青训班的干部，担任青训班的保卫科长。”

这就对了！首先，保卫科是在生活指导处下面的一个部门，当时的生活指导处的处长是著名的老红军——巾帼英雄张琴秋同志。其次，原来青训班就没有什么“生活科”，而只有生活指导处！在生活指导处下面除了保卫科外，还设置了人事科以及组织科、民运科、宣传科等部门。从组织结构上看，这个生活指导处就相当于后来我们熟悉的政治部。

原来是当年有人把“生活指导处保卫科长”缩写成了“生活科长”！所以，当我查找革命胜利后编写的所有关于安吴堡青训班的资料时才根本找不到头绪。

根据一位热心的网友¹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中央党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八月出版的《熔炉、丰碑——安吴青训班文献集》，在这里面有一篇《青训班党员纪念党成立十七周年活动的总结报告》²。报告的结尾提到，在大会上改选了总支部，其结果：上届总支委同志均连选，共九人（两名候补）。我看到了九人之中有李芸心，被选为总支委员（详见第8页复印件）。

同时，列出了一张当时青训班党的组织系统表。表格中显示有个组

1 后来知道这位网友名叫仲炎，是《熔炉、丰碑——安吴青训班文献集》编委会成员。

2 全文详见该书下册第310—313页。

组织机构是“青训班党团”，这是沿用了当年苏联的用法，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常常听到的“党组”。当年在青训班，党的组织和活动都是秘密的。前面提到的“上届总支委”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秘密建立，归中央组织部和中青委领导（详见《安吴古堡的钟声》第241页）。

在这份表格的下方有注释：青训班党团系冯文彬、张浩、乔木、张琴秋、刘瑞龙、史洛文、李芸心组成（详见本书第8页复印件）。

“李芸心”是我发现的我爸爸黎耘的又一个名字。在青训班的其他资料中显示，他还有一个名字是李耘心。在《安吴古堡的钟声》那本书中还出现过“李云新”的名字。

这份文献（总结报告）来源于《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八年（一）（中央档案馆和陕西省档案馆合编出版）。文献（总结报告）的原文现存放在中央档案馆。

在这一文献集最后的编者注中，第六项注有：李芸心，原名于会云（也叫黎耘），一九一二年生，河北黄骅县人……（以上文献内容详见该书下册第310—313页）。

我爸爸的真名叫于会云，到了延安，特别是进了中央党校后都要改成化名。他在安吴堡青训班时使用的名字李耘心（或李芸心）中的李字是取了我老家河北沧县（现在的黄骅市）李村的“李”字为姓，“耘”字（或芸）的中心部分当然就是这个“云”字，所以“耘心”（或“芸心”）里的“云”字才是我爸爸的真名。后来，从延安到晋察冀，从晋察冀到冀东，他的化名都没有离开“耘”字，也就是没有离开过“云”字，

生 活 的 追 忆

姓 名：张琴秋（女，1938.2—1938.10）

史洛文（1938.10—1939.6）

朱紫平（1939.7—1939.8）

张 午（1939.9—1940.4）

刘松林：史洛文（1938.2—1938.9）

田 夫（1938.10—1939.6）

社会工作科科长：（1）陈 华 （2）董敬雄（董实平）

民运科科长：李松心

地方工作科科长：（1）叶 方 （2）刘瑞中 （3）毛福耀

副科长：刘瑞中

组织科科长：（1）田 夫 （2）孙敬文

副科长：孙敬文

人事科科长：（1）王世荣 （2）葛志彪 （3）唐 宇

副科长：（1）刘汉仁 （2）马均德

保卫科科长：（1）李松心 （2）谢祥明（龙潜）

（3）陈大和 （4）顾德

文牍科科长：王 敏

· 248 ·

摘自《安吴古堡的钟声》

冀东根据地前任公安局长
黎耘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

graph TD
    A[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B[总支部]
    B --- C[总支书]
    C --- D[组织部]
    C --- E[宣传部]
    C --- F[青联委员会]
    C --- G[纪检科]
    C --- H[秘书]
    C --- I[庶行]
    D --- J[地方工作支部]
    D --- K[第二总分支]
    D --- L[第三总分支]
    D --- M[第四总分支]
    E --- N[工作人员支部]
    E --- O[干部训练班支部]
    E --- P[两青年团支部、女团]
    J --- Q[一支(一班)]
    J --- R[二支(一班)]
    J --- S[三支(三班)]
    J --- T[七支(七班)]
    J --- U[五支(五班)]
    J --- V[六支(六班)]
    J --- W[八支(八班)]
    J --- X[九支(九班)]
    J --- Y[十支(十班)]
    J --- Z[十一支(十一班)]
    J --- AA[十二支(十二班)]

```

The organizational chart illustrates the hierarchy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At the top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which oversees the "General Branch" (总支部). The General Branch is le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总支书) and includes several key departments: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组织部), Propaganda Department (宣传部), Youth League Committee (青联委员会), Discipline Inspection Section (纪检科), Secretariat (秘书), and Administration (庶行). These departments manage various branches and sections.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versees local work branches (地方工作支部) and three general divisions (第二、三、四总分支).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manages staff work branches (工作人员支部), training class branches (干部训练班支部), and two youth leagues (two youth leagues, one female league). The bottom level shows specific branches and classes, such as Class 1 (一班) through Class 12 (十二班), each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branch or division.

五——标记点直接管理的联系关系。

只是姓采用了“李”字的谐音“黎”字，而没有用“于”姓，这也有保护家乡亲属的目的。

我从资料上看到，他那时在安吴堡青训班工作时期既是上级党组织指定的“党团”组成人员，同时也被选举为党总支委员。他除了担任保卫科长之外，还兼任民运科长。那是一九三八年，他二十六岁。

当年党中央对安吴堡青训班的指导方针是“来者不拒”。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这些进步青年到延安之前都要先到安吴堡青训班进行短期培训。几年里，安吴堡青训班总共输送了万余名知识青年到延安。这些满腔热血的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身到了抗日斗争的洪流当中。

关于他使用的名字问题，还有些事情没有搞清楚。那次（一九八四年）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写组拟定的烈士名单上用的是“黎云”这个名字（详见本书第10页复印件）。这和当年冀东烈士陵园（一九五五年筹建，一九五八年落成）落成时给烈士家属发的通知（详见本书第143页复印件）所使用的名字以及烈士墓碑上的名字是一样的（详见本书第86页），都是用的“黎云”这个名字。

另外我还查到，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三册（大事记）“中共冀热辽区委员会社会部长”栏目也使用了“黎云”这个名字（详见该书第329页）。

但是在能找到的大量文字资料里，却又都证明他在那个时期公开使用的化名是“黎耘”。因此，不管是冀东地区的老同志，还是晋察冀地区熟悉他的老同志，都知道他的名字是“黎耘”。所以，后来冀东烈士陵园根据老同志们的意见，在重修烈士墓的时候就把他墓碑上的名字从“黎云”改成了“黎耘”，使用至今。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